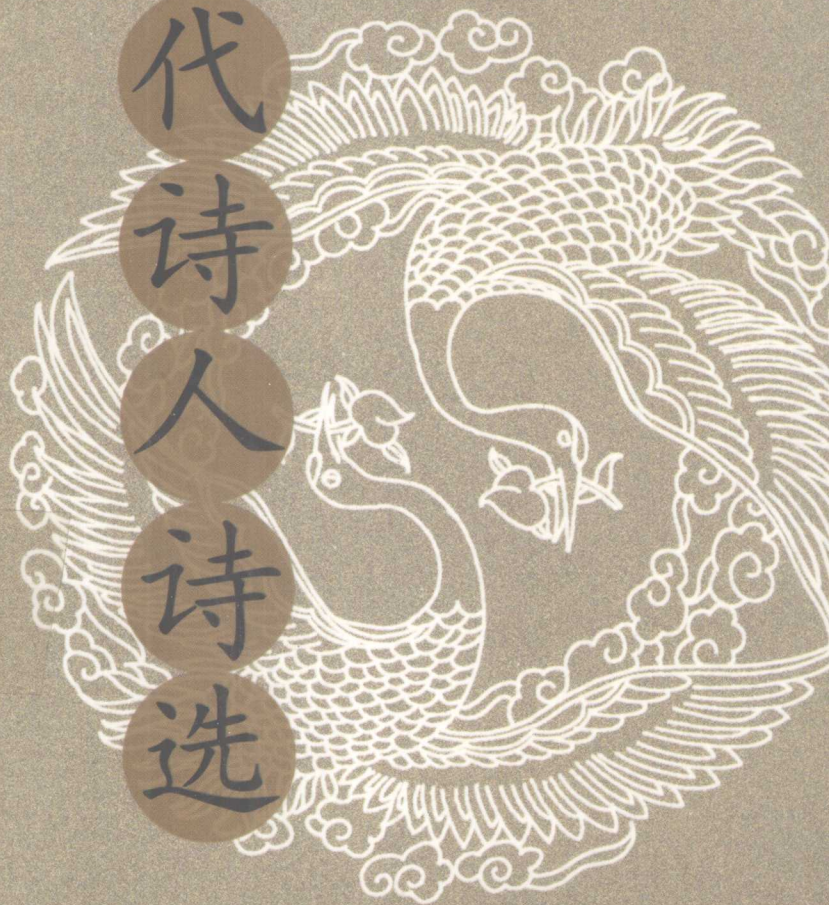


三
晋
历
代
诗
人
诗
选

“三晋文存”丛书

主编 姚奠中



山西古籍出版社

责 编:落馥香

复 审:冯 潞

终 审:张继红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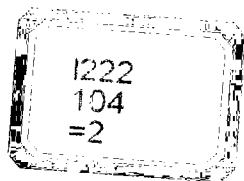
三晋历代诗人诗选/姚莫中主编. —2版. —太原:
山西古籍出版社, 2001. 8

ISBN 7-80598-454-9

I. 三… II. 姚… III. 诗歌—作品集—中国

IV. I2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49298 号



三晋历代诗人诗选

姚莫中 主编

*

山西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

030012 太原市建设南路 15 号 0351-4922102

<http://www.sxep.com.cn> E-mail: sxep@sx.cei.gov.cn

新华书店经销 太原市新华胶印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1 字数: 275 千字

2001 年 8 月第 2 版 2001 年 8 月太原第 1 次印刷

印数: 2200 册

ISBN 7-80598-454-9
I · 181 定价: 15.00 元

前言

诗歌,在中国文学史上占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它以众多的作家、丰富多采的作品,为中国文学以至世界文学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作为整个国家一部分的山西,在这一巨大贡献中,也起了一定的、应有的作用。

远在四千年前原始社会末期的唐虞时代,在今天的晋南一带,已流传有不少诗歌。虽然《卿云》、《南风》、《康衢》、《击壤》等歌,多出后人之手;《明良》、《起熙》诸章,载于《尚书》^①,仍不能全信;但是《大章》、《大韶》、《大夏》等乐章,却屡被先秦典籍所称道^②,它们的存在,应该不是无稽之谈。《论语》载孔子听到《韶》(即《大韶》)乐,称赞道:“尽美矣,又尽善也。”听到《武》(即《大武》)乐,则说:“尽美矣,未尽善也。”孔子所听的《武》乐,是有歌辞的,现存于《诗经·周颂》中,以此例彼,他听到的《韶》乐,也应该是有歌辞的。说明孔子时期《韶》、《夏》等乐的歌辞还存在,那该是山西最早的诗歌了。只是到秦汉以后,这些古歌才湮没无闻了。

上起周初下迄春秋中叶的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原称《诗三百》、汉代以后称为《诗经》,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瑰宝。其中包括十五个地区民间歌曲的“风”,是《诗经》

中的精华。这十五个地区的“风”，共一百六十篇，占《诗经》全书的半数以上。其中属于今天山西的《魏风》七篇，《唐风》十二篇，又约占“风”的百分之十二。值得重视的是，《魏》、《唐》两部分的十九篇诗作，在思想上、艺术上所达到的高度，完全可以作为“风”诗和全部《诗经》的代表而无愧色。像《伐檀》中“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悬貆兮”的无情的质问，像《硕鼠》一开始“硕鼠硕鼠，无食我黍”的尖锐的指斥，既是当时阶级矛盾的具体反映，又是在残酷剥削压迫下劳动者的反抗呼声，而且还寄托着他们追求“乐土”的幻想。这些名句，可以说是“三百篇”时代的最强音！《诗经》中写行役的诗很多，而《陟岵》一篇，却充分体现了这个无名作家写作方法上的创造性。作者不是直写行役者如何怀念亲人，而是从行役者的想象中写亲人怀念自己，同时再现了临别时父母兄长对他的嘱咐、告诫。因此，此诗所反映的，不仅是行役者自己的苦，而是全家的苦，也代表着劳役重压下人们共同的苦难。每章末两句还隐含着一定的反抗意识。仅此一例，已可以看出这些诗所能达到的艺术水平。所以，《魏》、《唐》二风的存在，为《诗三百》增添了光彩。

二

汉代是继秦代以后，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强大的封建帝国。这一时代文学上的代表作是辞赋。辞赋虽也可以算是广义的诗歌，但用诗歌标准来要求它，却会发现不少矛盾。因为无论从艺术构思上还是表现手法上，二者都有显著的不同。所以这里不再赘及。真正汉代的诗歌，以“乐府”为总汇。可惜今天存在于《乐府诗集》的歌子，却已不是当时搜集的全部。在

《汉书·艺文志·诗赋略》中,所载“乐府”采辑的,有“代”、“雁门”、“云中”的“歌诗”,有“河东”、“蒲坂”的“歌诗”,而这些属于晋北、晋南地区的作品,可惜都没有保存下来。现存于《乐府诗集》中的一首《雁门太守行》,是歌颂“洛阳令王君”的,与“雁门”全然无关,显系后人之作,可见原诗早已佚失了。另有两首《饮马长城窟行》。其一为无名氏作,内容谈的是一般离情,与长城无关,显然不是本辞;另一篇署名为陈琳,首言“饮马长城窟,水寒伤马骨”,接着便用对话(以书信对话)形式,写出修长城的“太原卒”和家乡妻子在无尽的劳役压迫下的绝望的呼声。显然这才是乐府本辞,是晋地民歌,不像是陈琳的作品。而前一首写远离家乡,还提到“海水”的,倒像是广陵人、在冀州袁绍幕下的陈琳的作品,但尚无法证明。

东汉以来,从乐府民歌中创造出的五言诗,得到了迅速发展。魏晋以来,五言诗走向全盛。从黄初到太康年间,士族门阀统治逐渐形成,大批的专业文人出现,诗的艺术技巧很快提高,而形式主义倾向,也越来越明显,对偶、辞藻,成了不少人追求的目标,而太原孙楚,却颇能卓然自立。他的诗虽存在不多,但“零雨之章”,屡被称道^③,其名也列入《诗品》。今天看来,他的四言《反金人铭》,还更值得重视。“江左文士,以孙绰为冠”^④。孙绰是孙楚的孙子,是永嘉以来“玄言诗”的代表作家。“理胜其辞”^⑤是这派诗的共同缺点,而“平淡之体”^⑥,却也未尝无可取之处。这期间出了一位杰出的诗人,就是闻喜郭璞。他的《游仙诗》,名为“游仙”,实是“咏怀”,和阮籍《咏怀》、左思《咏史》齐名。刘勰评为“挺拔”,钟嵘称其“慷慨”,甚至推为“中兴第一”^⑦。当然,从诗歌的发展看,是有一定道理的。

自此以后,南朝诗风进一步向靡丽的方向发展,而北方长

期战乱，文化摧残殆尽，屈指可数的，仅温子昇、魏收、邢邵等人。其中温子昇祖籍太原，诗虽平常，却名重一时。后期由齐入周到隋的汾阴（今万荣县）的薛道衡，实为北方文学重镇。他使陈时所写的“入春才七日，离家已二年。人归落雁后，思发在花前”（《人日思归》）五言四句的小诗，顷刻蜚声文坛，不但赢得了“名下无虚士”的美称^⑧，而且简直可以睥睨齐梁两代！

三

唐代的强大，在历史上是空前的，诗歌的繁荣也是空前的。一般把唐代称为诗歌的时代，其成就之大，远非别代可比。随着诗歌发展的进程，山西籍的诗人，在各历史阶段，常起着领袖群伦的作用。初唐前期，“齐梁余风”仍占统治地位，而龙门（今河津县）王绩，却追踪渊明，独树一帜。永徽以后，“齐梁”衰蜕，新体萌发，而促进这种转化的是“四杰”和“沈宋”。“四杰”之中，以龙门王勃为首；“沈宋”齐名，而汾州（今汾阳县）宋之问差高。他们的功绩，首先是开创了新体诗——律诗，其次是通过写作实践，使这一新体从内容到形式、风格，都具有了全新的气象。王勃的“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送杜少府之任蜀川》）的诗句，用那样精炼的语言，高度概括了人生的无限感慨和安慰，纵使千百年后，依然能够活在人们的心目中。

以开元、天宝为中心的五六十年的盛唐时代，是大唐帝国从极盛到衰落的转变过程。诗坛上人才辈出，百花齐放，以李白、杜甫为前后期的冠冕。而驰骋于全国诗坛的山西诗人有晋阳（今太原市一带）王翰，绛州王之涣、之咸、之賁兄弟，太原

王昌龄，祁县王维、缙兄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与“李杜”抗衡的，首推王维和王昌龄。王维是有多方面成就的大诗人。他的五律最胜，五绝尤妙；五、七言古、歌行，都达到很高水平；七言绝律较少，也仍有很动人的作品。他的《夷门歌》《老将行》《陇头吟》一类歌行，和《出塞作》《塞上》《塞下》《从军行》《少年行》一类律绝，都充满着边塞、战争的内容和悲壮豪侠的气概；但人们却一致把他看作山水田园诗派的代表。这和他严酷的现实考验下的转变分不开，也由于他的存诗中山水田园诗约占三百八十多首中的百分之六七十这一事实。他的这类诗，全不同于谢灵运等人的模山范水、以藻绘为工，而有同于陶渊明、王绩的不假雕饰、自然亲切。尽管他后期的学佛生活消极性很大，但他的贡献，却是在诗歌领域内开辟了一个新的境界。他以清省明净而精粹的语言，传达出一种淡远、幽静的意境，使人有清新之感。由于他是个音乐家、画家，善于捕捉住自然和人世中美的东西，溶化到艺术中来，因而他的诗也就别具一格。它给人的美感，不在于形而在于神。后人称李白为“诗仙”，杜甫为“诗圣”，王维为“诗佛”，姑不论其是否准确，但可说明王维诗的主要倾向为李、杜所无，因之，可以与李、杜并列。王昌龄和王维同时，一般认为是边塞派诗人。就他的存诗来看，边塞题材的确不少。但他和高适、岑参大有不同。高、岑等人写边塞，大都用七言歌行，而王昌龄主要却使用五古和七绝。特别是七绝，他所达到的高度，一时除李白外，无与伦比。他的诗存在的虽只有一百七、八十首，但读起来意境之开阔，情感之深挚，意气之昂扬，文字之洗练，都给人以独特的感受。他的传诵人口的“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出塞》），反映了人民抵抗侵略的迫切要求和战胜敌人的信心，也体现了高度的艺术概

括。他写的其他题材的绝句，如宫、闺之类，也非一般写同类题材的人所可比，而送友人的“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芙蓉楼送辛渐》），“冰心”、“玉壶”，不但可以代表他的人，也可代表他的诗。他被时人称为“诗家天子”^⑨，可见其得名之盛。和王昌龄同样有名的绛州（今新绛县）王之涣，也以“歌从军、吟出塞”出名，他的诗“传乎乐章，布在人口”^⑩，但由于没有编集，几乎完全散佚。现存的只有五绝四首，七绝二首而已。这六首诗都很好，而《登鹳雀楼》和《凉州词》直到今天还被人传诵不绝。比王昌龄、王之涣年岁稍长一点的王翰，以豪侠著名，诗也和他们相类。他的《凉州词》（葡萄美酒夜光杯）和李白的《早发白帝》（朝辞白帝彩云间）、王维的《渭城曲》（渭城朝雨浥轻尘）、王昌龄的《出塞》（秦时明月汉时关），都被后人推为唐诗的压卷之作。他们共同的创作努力，充实了盛唐诗坛。

中唐以大历、元和为两个重点。大历间的诗人，大抵承盛唐余波，但波澜已没有那样壮阔，气魄已没有那样雄伟，内容已没有那样广泛深刻，艺术上精炼有余而创造不足。这和安史乱后，社会矛盾进一步深化而表面上却暂趋平静相一致。这时的代表诗人，是所谓“大历十才子”。《唐书·文艺传》所载“十才子”以蒲州（今永济县）卢纶为首。卢纶有诗五卷，大量是和友朋唱酬赠答之作，虽也不乏佳句，但最值得重视的，则是一些绝句。《塞下曲》六首，可以和盛唐边塞诗相比，《逢病军人》一首，四句诗却能把人物的行、住、旅途、哀吟、创伤都反映出来，而作者的同情，则意在言外。另一个河东（蒲州属县，今永济县）人耿伟，也名列“十才子”内，他的七律《路旁老人》写得朴素无华而自然感人。卢、耿的好友“十才子”以外的名诗人畅当、畅诸兄弟，也是蒲州人。畅当的“迴临飞鸟上，高出世尘

间。天势围平野，河流入断山”（《登鹤雀楼》），把山川形胜写得何等具体！另外，解州（今运城县）柳中庸写有《征人怨》：“岁岁金城复玉关，朝朝马策与刀环。三春白雪归青冢，万里黄河绕黑山。”没有说“怨”而“怨”在言外，读起来仿佛读王昌龄、王翰的名作。

元和时代，号为唐代中兴，实际除表面上恢复政权统一外，各种社会矛盾全未解决。这就给有志之士提出了改革的任 务。与政治改革的要求相适应，散文上有“古文运动”，诗歌上有“新乐府运动”。河东人柳宗元，在他参加的永贞革新失败之后，又成为“古文运动”的主将。同时他不但是伟大的散文家，而且是卓越的诗人。他认为诗歌的目的是“导扬讽谕”^①，必须有“比兴”、“兴寄”^②，这和白居易的“歌诗合为事而作”，强调“风雅比兴”^③，完全一致。他的诗，曾被人归入山水田园派，其实他和陶，和“王孟”等人根本不同。尽管他的确有不少山水诗，也有田园诗，但他的山水诗的特点却往往给山水以人格，寄寓着自己真挚的感情；他的三首《田家》，更不是一般的田园诗，而是反映了已不同于盛唐时代农民的更深的苦难，包括丰收的年岁在内。这些诗是和杜甫、白居易写社会现实的诗共呼吸的。更突出的是他指斥时事的诗，如《东门行》、《行路难》等是用乐府古题写新诗；而《歧乌词》《放鹧鸪词》等，又是用寓言方式写的诗，更是一种创造，不只如“一身去国三千里，万死投荒十二年”（《别舍弟宗一》），“岭树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肠”（《登柳州城楼寄汀漳封连四州》）一类抒情诗的沉郁顿挫、感人至深而已。柳宗元好友河中（今永济县）吕温，不以诗名，《唐书》本传说他“天才俊拔，文采赡逸”，他在一首留别诗中写道：“布帛精粗任土宜，疲人识信每先期。今朝

别后无他嘱，虽是蒲鞭也莫施！”（《道州将赴衡州赠别江华毛令》）他要这位毛县令对人民连蒲鞭也不要，这是多么深切地体贴到人民的疾苦而发出的肺腑之言啊！这种诗是不需要修饰的。

晚唐政权逐渐走向崩溃，社会矛盾更加尖锐复杂，反映在诗歌发展上，是派别甚多而成就就不高。当时驰名诗坛的是“李（贺）杜（牧）”、“温李”。太原温庭筠与李商隐齐名。他的诗，深稳不及李，而清丽过之。特别是七律体的怀古、抒情诸作，精炼工妙，抑扬顿挫，艺术感染力很强。这里还要指出的，是温庭筠在文学史上的作用，不仅在于诗而更在于曲子词。他是唐代第一个写词的专家。他把这一长短句的讲格律的新体乐府诗提到诗歌史上的重要地位。从此以后，文学史上便出现了无数词人。因为他写词主要是供歌女们唱的，他“能逐管弦之音，为侧艳之词”^[1]，所以艳情便成了他的词的主要内容，这对后来词的发展影响很大。后人评他的词，有的说“精妙绝人”^[2]，有的说“神理超越”^[3]，而说他的词“意中之意，言外之言，无不巧隽而妙入”^[4]，才说出了他艺术上的真工夫。晚唐的山西诗人，值得注意的，还有晋阳（今太原市）唐彦谦和蒲州聂夷中。唐彦谦是学李商隐的，但作风却倾向于清浅；聂夷中继承着白居易等面向现实的传统，特别是写农民生活，在他笔下，农民的苦较之中唐更严重了。传诵的《咏田家》《公子行》等诗，都通过很平常的一两点现象，就深刻地反映了社会问题的实质。唐朝亡国前后，还出现了一个著名诗人司空图。他不要求诗人面对现实，也不追求辞藻工丽，而高谈“韵外之致”、“味外之旨”（《与李生论诗书》）。这固然和他逃避现实的生活有关，但同时也是对诗歌创作理论的研究总结。他的主要贡献是著有《诗品》一书。他的二十四品论，尽管难免片面狭隘之谓，但

其对诗歌的风格,对形、神的关系方面,却有深刻独到之处,丰富了古代的诗歌理论。

四

经过五代迄宋初的分裂战乱,北方,特别是山西,文化受到很大摧残,城市繁荣也遭到严重破坏。因之,诗歌作家寂寞少闻。像名重一时的文彦博、司马光、赵鼎,都不能算是诗人或词人,不过就诗词创作而言,较重要的当然还是夏县司马光。他是著名历史学家,诗、词为其余事。他的诗不同于风靡一时的“西昆体”,而接近于梅尧臣“以文为诗”的“平淡”作风,这后来就成了“宋诗”的共同特点。由于他以正统的儒者自命,所以诗中常带有儒家的说教,开了理学诗的先声。需要指出的是他作诗很严肃而写词却不这样,试看“宝髻松松挽就,铅华淡淡妆成”,“相见争如不见,有情还似无情”(《西江月·佳人》),不是标准的艳词吗?从这点看,他代表着一般宋人以词为“艳科”的趋势。在词全盛之时的南北宋之交,闻喜赵鼎,以名相也善填词。他在国家危亡之秋,感时忧国,发而为词,激昂慷慨,为南宋爱国主义词的先驱。作品虽不多,还是值得重视的。

宋室南渡,北方建立了女真族的金政权。由于民族的同化很快,汉族文化继续发展,于是出现了不少诗词作家。他们的作品,《中州集》^⑧为其总汇,《河汾诸老诗集》^⑨为其补充,而能够代表这一时代的大诗人,是秀容(今忻州)元好问。他的诗各体皆备而尤长于七古和七律。他吸取杜甫以来的各家之长,重新熔铸,特别在反映社会问题、民生疾苦的深刻程度上,超过宋代的苏轼、陆游。“网罗方高悬,乐国果何所!”“食禾有百糠,择肉非一虎!”(《雁门道中书所见》)“大城满豺虎,小城

空雀鼠。可怜河朔州，人掘草根官煮弩！”（《寄赵宜之》）“白骨纵横似乱麻，几年桑梓变龙沙！”（《癸巳五月三日北渡》）真是惊心动魄！七律中《岐阳》《壬辰十二月车驾东狩后即事》五首等，悲愤、沉郁，可与杜甫晚年作品媲美。他的《论诗》三十首，主张“古雅”、“天然”、“淳真”、“慷慨悲壮”，反对各种单纯的形式追求。在诗歌理论上，占有重要地位。元好问除诗而外，词也是独步当时。他本来是学周邦彦的，而所处的社会现实，使他放弃了绮罗芍泽之态而大抒悲慨抑塞之情。后人评他的诗“兼杜韩苏黄之胜，俨有集大成之意”；词“疏快之中，自饶深婉，亦可谓集两宋之大成”^②。虽属评价过高，但元好问的出现，无疑使金元时代的诗坛，放出了光采。其他金代诗人：高平（今高平县）李晏、兴州（今兴县）刘昂、吉州（今吉县）冯延登、定襄（今定襄县）赵元、陵川（今陵川县）秦略、稷山（今稷山县）段克己、成己兄弟，都有一些反映现实的有意义的作品。

蒙元灭金、灭宋后，重新建立了统一的帝国，但战争破坏是空前的，统治残暴是空前的，民族压迫也是空前的，因而除起于民间的杂剧外，传统文学十分衰落。在山西，可数的仅前有郝经，后有萨都刺。陵川（今陵川县）郝经，早年投靠了还未即帝位的忽必烈，但故国故族之思，常戚戚于心。他的《白沟行》《青城行》一类诗，都写得十分沉痛，与遗民无异。他是元好问的学生，诗的风格亦多类似。雁门（今代县）萨都刺，是诗人又是词人。他的诗，有反映农民冤苦的，也有反映蒙古贵族骄奢的生活的，而《纪事》一首，直接揭露图帖睦耳（文宗）阴险地杀害他哥哥明宗的罪行，非常大胆！他的词，曾用《满江红》和《念奴娇》两个调牌，写在南京所发的怀古之情，感慨悲凉，可以追步东坡。这个北国诗人，在当时荒芜的诗坛词坛上所发出的声音，令人有夜半荒鸡之感。

元代杂剧盛行，而在山西就出现了解州（今运城县）关汉卿^①、隰州（今河曲县）白朴、平阳（今临汾县）郑光祖、太原乔吉等几大家。而这些杂剧大家，也都是散曲的作者。散曲是在词的基础上发展的一种新体诗。他们在作杂剧之余，又在这种新体诗上作出了成绩。不过散曲和初期的词一样，内容只限于抒情而且以艳情为主。因此，散曲就只能在狭隘的范围内给诗歌增加一点色彩而已。像关汉卿的《南吕·一枝花·不伏老》散套，既充分体现了散曲空前的艺术魅力，也通过它的艺术塑造把关氏自己的生活、性格、思想、感情活画了出来，这是别的诗体很难做到的。白朴曾为元好问所抚养，他善作词，有《天籁集》^②，作风受元氏影响，苍凉悲壮，常寓有人生之痛。从“千古神州，一旦陆沉，高岸深谷”（《石州慢》），“可惜一川禾黍，不禁满地螟蝗”（《朝中措》）一类词中，足见他的怀抱。但他的曲，却另是一种面目。像“红日晚残霞在，秋水共长天一色。寒雁儿呀呀的天外，怎生不捎带个字儿来！”（《德胜乐》）写得何等清新！散曲到了郑光祖、乔吉，又已走向雕琢字句的道路，如乔吉的“风吹丝雨噤窗纱，苔和酥泥葬落花，卷云钩月帘初挂，玉钗香径滑，燕藏春、衔向谁家？”（《水仙子·暮春即事》）可见一斑，这就为后来的散曲开了秾丽的一派。

五

明代重新建立了汉族的政权，但政治控制的严密，大大超过了唐、宋，文人们的自由是不多的；再加上科举制度又给读书人带上了一重桎梏，活泼的思想也很少了。除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说和部分戏曲外，传统文学方面，我们能看到的，就是一次一次的复古，什么“台阁体”，什么“前七子”、“后七子”，什

么“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甘心被古人牵着鼻子走，即如唐顺之、归有光等提倡的“唐宋八大家”，和提倡“秦汉”“盛唐”比，也不过五十步与百步之间而已。于是“公安”“竟陵”的性灵小品，就算多少有点清凉之意了。所以明代的诗歌，作者虽不少而很少有创造性。在这种情况下，再加上别的因素，山西文风更是衰落，一直到清代都是如此。钱谦益曾编过一部《列朝诗集》，提到的作者达两千人，而山西籍的只有七八个名字。河津薛瑄、乐平（今昔阳县）乔宇、沁水常伦、代州（今代县）尹耕、潞安（今长治市）栗应宏等，就是多少有成就的了。这些人受南方为中心的各种复古潮流影响较小，虽没有成大名，但却较能自由地进行写作。最重要的首先是薛瑄。他是以理学著名而确实有些骨气的官僚，但“自喜为诗，所至观风览古，多所题咏”，“河汾诗集，多至千余篇”^③。他的《家山杂咏》五首，语多慷慨，不仅为乡土风光增色。《拟古》四十一首，高处可追子昂、太白，但不是字句的摹拟。他不是专业诗人，所以能独立于当时诗坛风气之外。乔宇有盛名于正德、嘉靖之间，李梦阳和他是朋友，他的诗集为王世贞所序刻，但诗不算太好。只有常伦，好骑射，喜游侠，豪气纵横，诗亦如之。他的“吊淮阴侯诗”即《过韩信岭》，一直为时人所称诵。但他的成就主要在散曲而不在诗。当时的散曲家大半是南方人，而常伦出现在山西的沁水，以奔放壮丽的风格独树一帜。他写道：“惊残梦，数竿翠竹，报秋声，一叶苍梧。迷茫远近山，浅淡高低树。看空悬泼墨新图。百首诗成酒一壶，人在东楼听雨。”（《沉醉东风》）不但写景如画，而且如见其人。

由满族建立的中国最后一个封建帝国清代，它的政策和元代不同。元代只收买少数知识分子为它服务，而清代则在

大力镇压的同时，又大力怀柔拉拢。尤其康熙至嘉庆时期百多年的安定，使文化在它准许的范围内大大发展；而传统文学如古文、诗、词、曲之属，也都很快繁荣起来。问题在于，这种繁荣和明代相似，总不出摹古、复古的范围。在诗歌方面，他们或“宗唐”或“宗宋”，或汉魏唐宋都学，出现了大量的假古董；有的提倡“神韵”，有的提倡“格调”，有的提倡“性灵”²¹，理论上各有不同。在词方面，也是或学苏、辛，或学玉田，或学姜张²²，重在形似而湮没了性情。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时代的山西，仍几乎没有以诗词成名的人。但也惟其如此，才使我们看到一些不是诗人的诗，倒还有些朴素、真实的特色。头一个是阳曲（今太原市）傅山。他以明代遗民、民族志士、学者、医学家、书法家、画家而作诗，利用固有的诗歌形式，写自己的怀抱。假如说他的“细盞对僧尽，孤云闲自观，饥来催晚食，苦菜绿堆盘”（《虹巢》），是表现他的退隐心情和生活的话，那“风雨诗何壮，冈峦气不奴”（《太行霜》），就更表现了他不与现实妥协的硬骨头精神，人和诗都如此。惟一可以称为诗人的是蒲州（今永济县）吴雯。他的《莲洋诗抄》中，好诗不少。像《虞乡口号》二首，写乡土风光习俗很亲切，而“云深石磴险，月落草珠明，一失孙阳后，盐车处处程”（《太行山早发》）和《古意》、《宿吴山寺》、《明妃》等诗，都寄托着不得志的失意之感。其他像蔚州魏象枢的《剥榆歌》，静乐李銮宣的《推车谣》、《卖子谣》，寿阳祁雋藻的《采棉行》、《打粥妇》，都是有所为而作，不是为作诗而作诗。

鸦片战争，使中国社会的阶级矛盾和对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民族矛盾，交错在一起，祁雋藻于此时写了《新乐府》三章、《闻道》、《感事》等诗，来拥护禁烟、反抗英敌。此后，像太谷曹

润堂的《太谷竹枝词》、《新丝叹》，孟县薛所蕴的《垦荒词》等所反映的内容，是既有阶级矛盾，又有新的民族矛盾的。这是时代的声，与当时诗坛所标榜的“同光体”^⑫相较，无疑是更有价值的。

山西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研究班在编写完《山西历代诗人诗选》之后，大家觉得有必要对这些作家、作品，作一历史的、系统的论述，给读者一个较为完整的概念，因此，我写出了个人一些不成熟的看法如上，谬误之处，敬请不吝指教。

姚奠中

1980年1月25日于山西大学

①此歌三章见于《尚书·益稷》。《益稷》原属《皋陶谟》，和《尧典》一起，都是周代史官的追叙，真实的程度，还有待证明。②《论语》《墨子》《庄子》《荀子》各书，都曾提到。③见《宋书·谢灵运传论》和《诗品》卷中。④见《晋书·孙绰传》。⑤见《诗品序》和《南齐书·文学传论》。⑥⑦见《诗品》卷中。⑧出《小说传闻》。⑨见《唐才子传·王昌龄传》。旧引都作“诗家天子”，古典文学出版社却作“诗家夫子”。⑩见新能撰王之涣《墓志铭》。⑪⑫见《杨评事文集后序》、《答贡士沈起书》。⑬见《与元九书》和《读张籍古乐府》。另，关于白居易的籍贯问题，在这里附带说明一下：白居易自称太原人，仅为当时称郡望的习气。他自己的七世祖已迁居韩城，曾祖时又迁下邳（今陕西渭南），所以，学术界多称他为“下邳人”。因而本书不选其作品。⑭见《唐书·温庭筠传》。⑮见刘熙载《艺概》。⑯见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⑰见汤显祖《评花间集》。⑱元好问所编，保存了金代的诗歌资料，收录了二百四十九人的作品。⑲房祺编，收录了平阳一带八个诗人的作品。⑳见刘熙载《艺概》。㉑关于关汉卿的籍贯，有三说：即大都人、祁州人和解州人。我们据邵远平《元史类编》及《解州志》、《山西省志》，认为解州一说，最为可信。故本书收入其诗。㉒《天籁集》是词集，散曲附后，称为《掇遗》。㉓见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㉔倡“神韵”的是王士禛，倡“格调”的是沈德潜，倡“性灵”的是袁枚。㉕学苏辛的以陈维崧为首，学玉田张炎的以朱彝尊为首，学姜夔、张炎的以厉鹗为首。㉖“同光体”以陈三立、郑孝胥、陈衍等人为中心，主要是学宋诗的一个派别。由于盛行于同治、光绪间，故名。

目 录

前 言	姚奠中
诗 经	薛道衡
葛屨	昔昔盐
陟岵	人日思归
伐檀	王 绩
硕鼠	古意(六首选一首)
绸缪	田家三首
鸛羽	春桂问答二首
孙 楚	野望
征西官属送于陟阳侯作诗	过酒家五首(选一首)
郭 璞	秋夜喜遇王处士
游仙诗四首	王 珪
孙 绰	咏淮阴侯
兰亭集诗二首	武则天
柳 恽	如意娘
捣衣诗(四首选二首)	腊日宣诏幸上苑
江南曲	王 勃
斛律金	送杜少府之任蜀川
敕勒歌	滕王阁
温子昇	秋夜长
捣衣诗	重别薛华